

胡蘭成

大地之始

薛仁明

王德威 | 朱天文 | 林谷芳 | 聯合推薦 (依筆畫順序)

胡蘭成

薛仁明 著

大地之始

爾雅出版社印行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題字：胡蘭成 封面設計：嚴君怡

胡蘭成·天地之始（爾雅叢書之624）

作者：薛仁明

照片提供：朱天文·胡曉文

校對：薛仁明·彭碧君·喬城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八二

廈門街一三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

電話：二三六五四〇三六 傳真：二三六五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一

網址：<http://www.elitebooks.com.tw>

E-mail：elite113@ms12.hinet.net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臺北市潮州街一一六號六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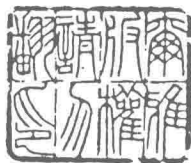
印刷者：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新民街八十三號

二〇一五（民一〇四）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380元（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78-957-639-595-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胡蘭成·天地之始 / 薛仁明作. -- 初版. -- 臺
北市：爾雅， 民 104.11
面； 公分. -- (爾雅叢書；624)

ISBN 978-957-639-595-6 (平裝)

1. 胡蘭成 2. 傳記 3. 學術思想

783.3886

104021602

胡蘭成

天地之始

薛仁明

推薦序 寫人，就是印心

林谷芳 三

推薦序 武士薛仁明

朱天文 一三

增訂版自序

一七

增訂版前言

二三

第一章 學書學劍意不平，未知成敗只今生

——諦觀胡蘭成

三九

一、寂寞繁華皆有意

四〇

二、是非一生·愛憎兩極

四七

三、內游外知·亦主亦客

五七

第二章 是非功罪迷千春

——胡蘭成其人

六一

一、謗譽之中，謗譽之外

六二

甲、敵滿天下

六二

乙、識者何人

六四

丙、是非之外，別有風光

七五

二、成敗之中，成敗之外

八三

甲、舟人指點至今疑——側論汪精衛

八三

乙、漁樵閒話胡蘭成與汪政府

九一

三、女子關係天下計——胡蘭成與女子

一〇六

甲、風月情債

一〇六

乙、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

一一二

丙、以女子為師

一一七

第三章 「志士無一物，欲使世界一」

——胡蘭成其道

一、無縛無解——「道人」胡蘭成

甲、應作如是觀

乙、初機

丙、當下一機

二、逢佛殺佛——「逃難者」胡蘭成

甲、動乎險中

乙、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三、千劫如花——「亡命客」胡蘭成

甲、體露金風

乙、雄劍掛壁，時時龍吟

四、劍刃上行——「荒修行者」胡蘭成

甲、以色顯空——為胡蘭成與唐君毅之辯進一解

乙、剝復之機

一二五

一二六

一二六

一三三

一三八

一四九

一四九

一五七

一六七

一六七

一七四

一九一

一九一

二〇三

五、天下事，猶未晚——「志士」胡蘭成

二一七

甲、破「民主」迷思

二一七

乙、為中國的政治正名

二二二

丙、惟王建國

二三〇

第四章 一藝易致，大道難聞

二四一

——胡蘭成其藝

一、格局

二四二

甲、參駕六龍，遊戲雲端

二四二

乙、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二五一

二、音樂

二六三

甲、音之美，生於人之美

二六三

乙、樂之道，通於天人之際

二七一

三、書藝

二八六

甲、書者，王道也——胡蘭成〈書論〉

二八六

乙、天心人意——胡蘭成論書

二九三

丙、隱谷之中，幽蘭獨秀——散論胡蘭成書法 二九九

四、文章 三一七

甲、華服貴澀色，茶苦是至味——評所謂「耽美」說 三一七

乙、驚波洄瀾，激盪無際——胡蘭成的文章 三二三

第五章 結語 三三七

附錄 胡蘭成年表 三四三

胡蘭成

薛仁明 著

大地之始

爾雅出版社印行

推薦序

寫人，就是印心

臺北書院山長 林谷芳

人該怎麼寫？大問題不好直接攻堅，就先從與生命最相關的藝術談起吧！

談禪藝術有三個頂尖的作品不能不談：王維輞川詩的〈辛夷塢〉、牧溪的〈六柿圖〉，以及京都的〈龍安寺枯山水〉。

〈辛夷塢〉是詩白描的極致：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詩是直抒，寫最單純直接的景，談事無啥發明，談理無有衍伸，談情淡然亦捨。詩若化成白話，說與小兒聽，可能落個無聊之譏。

但正因如此，繁華落盡，自是輞川詩的極致。

〈六柿圖〉以簡筆寫的是日常的六柿：

隨意的幾筆，有墨有白，有方有圓，原自在那！卻惹得藝術學者用幾何比例、用密教曼陀羅來談它，說畫家如何安排這六顆柿子的濃淡主副，卻不知正是禪家無心所得，要能安排，何必只此一幅！

「龍安寺枯山水」只一字「寂」：

到此，萬緣放下，在龍安寺，是整個空間讓生命溶釋，而就因能量來自整個空間，因此，歷來再好的照片都無法描繪「龍安寺枯山水」的萬一，許多人自圖像看它，總覺不如何，但又見日人、禪家如許推崇，就編上一些理由附會，須彌山、四大部洲等等，談來頭頭是道，問題是，禪家怎會如此囉唆、如此顛倒、如此死於句下！

死於句下，就是如此！才惹得議論滿天下、公案滿叢林，而議論者看似說理分明，卻最是不能契入禪者。言語有時而窮，對尋常事物都如此了，何況那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事！

談藝術如此，談人，更是如此，不能死於句下！

人也許沒有這些藝術的極致，但人遠為複雜，尋章覓句，只能見秋毫！死於句下，見到的不只是人的片面，還是自己想看、想臧否的那一面！

寫人，其實像面對公案，答案沒有客觀的，反映的其實是自己。一個人在不同生命

境界中，對同一公案，原就有不同契入，何況不同人！所以說，公案就是面鏡子，逼學人映現自己，而宗匠則直接在此破立。參公案，是一種生命鍛煉；寫人，也是一種生命鍛煉。

有些公案老婆心切。如人問大珠慧海「近來用功否？」他回答的用功是「饑來吃飯，困來即眠」，問者以為「一切人總如是」，但大珠卻以為不同，因尋常人「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談得平常，但日常功用中，卻處處是機。有些公案壁立千仞。如南朝傅大士的禪詩「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一切情識，到此惘然。

有些公案匪夷所思。南泉普願因東西兩堂爭貓兒，白眾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卻也。」眾無對，他便斬之。這「南泉斬貓」已違佛法殺生之戒，整個公案自不能以凡情解，但答案呢？

答案在哪？其實無論是老婆心切，無論是壁立千仞，無論是匪夷所思，公案之要有解，學人就必須在此發疑情，疑情是覺得這裡有訊息，對此有興趣、有迫切，總覺與自己生命相關，於是日日參之，有天，答案就跳了出來。

善參公案的人善發疑情，而好公案也正因能觸發疑情，「為什麼它會這樣？」許多人面對「婆子燒庵」的公案都會發出同樣的疑問：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示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卻庵。

坐懷不亂，卻遭婆子斥為俗漢，遣出燒庵，這是何理？能鍛煉學人的公案正是如此，不只善起參者疑情，答案還不只一層。就中，有怎樣的答案映現的正是怎樣的生命風光。談答案，禪教密各有不同；同是宗門，可以相契，亦可以相違。

好的公案如此，好的生命也如此！

好，不指客觀的價值判準，而是學人能在此發出多少疑情？能在此參到什麼？

有些生命乏善可陳，有些生命一語道盡，有些生命則橫看成嶺側成峰。

橫看成嶺側成峰，胡蘭成怕就是這樣的人了。許多人喜歡談張愛玲，許多地方她像個謎，但既是謎，揣測加身就理之必然；胡蘭成不同，他像攤在陽光下，人人都可以說他，可怪的是，說他竟可以說得如此不同。

不同，可以來自不同的角度。護張愛玲，指其薄義寡情；談國家民族，說他漢奸賊性；論風流才性，屬他瀟灑自如；看出入古今，舉其道俗縱橫。

不同，更可以來自境界的不同。對胡蘭成可以一語道盡，對胡蘭成也可以頓生疑情。

而不起疑情，固難論公案；不起疑情，也難知公案般的生命。

怎麼說，胡蘭成的一生總該是個公案！是可以啟發許多生命的疑情。例如：

他若只是個卑劣自私的小人，在出入生命危境中，卻又能如此瀟灑自諷，說得過去嗎？沒有一個生命的高度，只有自私，困境中除了極度展現求生的本領，除了將罪過盡往別人身上推之外，怎可能有一種從容！

又如果他只是個玩弄情性、不學無術的人，那為何博學碩儒、文壇直率之士竟也對其禮敬有加，對其生命風光不掩譽揚呢？

類似的情形在胡蘭成身上可說所在多有，可惜的是，多數人卻見不及此，其中的原因，當然與他的政治身分有關，但原因也更與他和張愛玲的感情有關，直接的愛戀讓許多人的疑情無以產生。

不過，看法會如此差異，會不會更根本的，原是生命層次的差異，而非生命面相的差異，才導致這樣的結果？

我不是胡迷、張迷，對他們的作品、生命也不是那麼深入，在這裡很難直接立言；但胡有兩點，卻讓我很難只從一般人的單一角度或層次來看他。

其中之一是他《中國的禮樂風景》。

禮樂在儒家有崇高地位，是盛世的投射，更是支撐盛世的基底。儒者談它，悠然神往，可其實這中間卻充滿了神話。

禮樂是一種儀式音樂，很特殊的儀式音樂，特殊的不是它與如何特殊的宗教連接，特殊的是它雖然訴諸天地之理，但其實是種政治儀式音樂。所以天子有天子之樂，公侯有公侯之樂，樂器、樂章、樂隊都有嚴格規定，例如天子可以四面樂懸，公侯就只能三面，士大夫一面，僭越不得；就是如此，以嚴格的外在規範來型塑「禮」這人與人之間，尤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儀式音樂的特徵是極度符號性，這種規範的符號障礙了藝術的呈現。看它，不僅不能只從藝術本位來看，甚至還得接受它常有的反藝術本質，因為它主要並不為藝術而存在。

這樣的音樂不好欣賞，卻是某種理念信仰的直接表徵；就如祭孔音樂，祭孔時聽它，莊嚴肅穆，但平時要你多聽兩次，便覺無聊至極。所以魏武侯不喜雅樂，卻喜鄭衛之聲，其實是人之常情。而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一個社會重建者見到過去典章猶存的激動，而非因直接的樂音而感動。

這樣的道理，從音樂經驗切入，其實自然易明，但儒者還有許多文史哲家，自己不作音樂，談起禮樂，則通篇累牘，卻又不涉及任何音聲的呈現，所談乃滿是神話，最終